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二十七回 觀奇形路過翼民郡 談異相道出豕喙鄉

話說多九公道：「林兄，你道是何妙藥？原來卻是『街心土』。凡夏天受暑昏迷，用大蒜數瓣，同街心土各等分搗爛，用井水一碗和勻，澄清去渣，服之立時即蘇。此方老夫曾救多人。雖一文不值，卻是濟世仙丹。」這日過了結胸國。林之洋道：「他們國人為甚胸前高起一塊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只因他們生性過懶，且又好吃，所謂『好吃懶做』。每日吃了就睡，睡了又吃，飲食不能消化，漸漸變成積痞，所以胸前高起一塊，久而久之，竟成痼疾，以致代代如此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這病九公可能治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如請我醫治，也不須服藥，只消把他懶筋抽了，再把饞蟲去，包他是個好人。」

唐敖道：「此時忽又燥熱異常，是何緣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我們只顧閑談，那知今日風帆甚順，此處已近炎火山，古人所謂：『炎火之山，投物輒燃。』就是指此而言。」林之洋道：「《西遊記》有個火燄山，這裡又有炎火山，原來海外竟有兩座火山。」多九公笑道：「林兄此言未免把天下看的過小了。若論火山，只就老夫所見而言：海外耆薄國之東有火山國，山中雖落大雨，其火仍舊；火中常有白鼠走至山邊覓食，獵人捕獲，以毛做布，就是如今『火浣布』。又自燃洲有樹生於火山，其皮亦可織為『火浣布』。西域且彌山，晝望山孔如煙，夜望如燈。崦嵫之北，其山有石，若以兩石相打，登時只覺水潤，潤後旋即出火。又炎洲有火林山，火洲有火焰山，海中有沃焦山，遇火即燃。這都是老夫向日到過的。其餘各書所載火山，不能枚舉。從前曾否走過，事隔多年，也記不清了。」

唐敖道：「具小弟看來，天下既有五湖四海許多水，自然該有沃焦、炎洲許多火。也是天地生物，不偏不倚，水火既濟之意。但小弟被這暑熱薰蒸，頭上只覺昏暈，求九公把街心土見賜一服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不過偶爾受些暑氣，只消嗅些平安散就好了。」及取出一個小瓶，唐敖接過，揭開瓶蓋，將藥末倒在手中，嗅了許多，打了幾個噴嚏，登時神清氣爽。道：「如此妙藥，九公何不將藥方賜我？日後傳人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此方用西牛黃肆分、冰片陸分、麝香陸分、蟾酥壹錢、火硝參錢、滑石肆錢、煨石膏貳兩、大赤金箔拾張，共碾細末，越細越好，瓷瓶收貯，不可透氣。專治夏月受暑頭目昏暈，或不省人事，或患痧腹痛，吹入鼻中，立時起死回生。如驟馬受熱暈倒，也將此藥吹入即蘇。故又名『人馬平安散』。古方用硃砂配合，老夫恐他污衣，改為白色。」把方寫了，唐敖接過，再三致謝。

炎火山過去，路過長臂國。有幾個人在海邊取魚。唐敖道：「他這兩臂伸出來竟有兩丈，比他身子還長，倒也異樣。」多九公嘆道：「凡是總不可強求。即如這注錢財，應有我分，自然該去伸手，若非應得之物，混去伸手，久而久之，徒然把臂弄的多長，倒像廢人一般，於事何濟？」

又走幾日，到了翼民國，將船泊岸。三人上去，走了數里，並未看見一人。林之洋唯恐過遠，意欲回船。唐敖因聞此國人頭長有翼，能飛不能遠，並非胎生，乃是卵生，決意要去看，林之洋拗不過，只得跟著前進。又走數里，才有人煙。只見其人身長五尺，頭長也是五尺，一張鳥嘴，兩個紅眼，一頭白髮，背生雙翼，渾身碧綠，倒像披著樹葉一般，也有走的，也有飛的。那飛的不過離地二丈，來來往往，倒也好看。

林之洋道：「他們個個身長五尺，頭長也是五尺，他這頭為甚生得這長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聞說此處最喜奉承，北邊俗語叫做愛戴高帽子，今日也戴，明日也戴，滿頭盡是高帽子，所以漸漸把頭弄長了。這是戴高帽子戴出來的。」唐敖道：「怪不得古人說是卵生，果然像個四足鳥兒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若是卵生，這些女人自然都會生蛋了。俺們為甚不買些人蛋？日後到了家鄉，賣與戲班，豈不發財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班中要他何用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看這些女人，也有年紀老的，也有年紀小的；若會生蛋，那年紀老的生的自然是老蛋，年紀小的生的自然是小蛋。俺們有了老蛋、小蛋，到了家鄉，那些戲班為甚不要？只怕小蛋還更值錢哩！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把『旦』字認作白字了。他們小旦並非雞蛋之『蛋』，你如不信，把他肚腹剖開，裡面並無蛋黃，只有一肚曲子。還有拿的好身段，穿的好衫子，並且還有絕妙的小嫩嗓子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九公說他並無蛋黃，據俺看來：只怕還有元絲鏢哩。再要搜尋，大約金鑊子也是有的。就是那扛旗兒二等小旦，萬不濟，也有幾塊洋錢，也有一個包金鑊子。就只令俺不懂的，剛才說的明明是個『旦』字，為甚『白』字？若是『白』字，下面多了一橫，上面少了一撇，這是怎講？」

唐敖道：「舅兄何必只管談論小旦，你看這些飛的，飄飄揚揚，比走甚快。我們到此，離船已遠。才見幾位老翁，竟有僱人馱著飛的。據小弟愚見：我們回船，何不也僱人馱去，豈不爽快？」林之洋正因走的腿酸，聽見此話，即僱三個馱夫，一齊伏在肩上，登時展翅飛起，轉眼間到了船上，馱夫收翅落下。三人下來，開發腳錢，起錨揚帆。

這日到豕喙國，游了片時回船。唐敖道：「此國人為何生一張豬嘴？而且語音不同，倒像五方雜處一般，是何緣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我曾打聽，不得其詳。後在海外遇一奇人，細細談起，方才明白。原來本地向無此國。只因三代以後，人心不古，撒謊的人過多，死後阿鼻地獄容留不下；若令其好好托生，恐將來此風更甚。因此冥官上了條陳，將歷來所有謊精，擇其罪孽輕的俱發到此處托生。因他生前最好扯謊，所以給一張豬嘴，罰他一世以糟糠為食。世上無論何處謊精，死後俱托生於此，因此各人語音不同。其嘴似豬，故鄰國都以『豕喙』呼之。」

走了兩日，路過伯慮國。唐敖又要上去遊玩。多九公因配藥不能同去，林之洋同唐敖去了。二人去後，多九公配了許多痢瘡及金瘡各藥，以備沿途濟人之用。方才配完，唐、林二人也就回來。

唐敖道：「怪不得九公不肯上去，原來此地另是一種風氣。剛才小弟見他們那種磕睡光景，好無興趣，並且行路時也是閉目緩步。如此疲倦，何不在家睡睡？必定勉強出來，這是何意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海外有兩句口號，說這伯慮國的風俗，難道林兄也不知道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海外都說：『杞人憂天，伯慮愁眠。』九公所說口號，莫非就是這兩句？怎叫『憂天、愁眠』。俺卻不懂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當日杞人怕天落下把他壓死，所以日夜憂天，此人所共知的。這伯慮國雖不憂天，一生最怕睡覺：他恐睡去不醒，送了性命，因此日夜愁眠，此地向無衾枕，雖有牀帳，係為歇息而設，從無睡覺之說；終年昏昏沉沉，勉強支持。往往有人熬到數年，精神疲憊，支撐不住，一覺睡去，百般呼喚，竟不能醒。其家聚哭，以為命不可保，及至睡醒，業已數月。親友聞他醒時，都來慶賀，以為死裡逃生，舉家莫不歡喜。此地惟恐睡覺，偏偏作怪，每每有人睡去竟會一睡不醒，因睡而死的不計其數，因此更把睡覺一事視為畏途。」唐敖道：「此處既有睡去不醒之人，無怪更要愁眠。但睡去不醒，未免過奇，不知何故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們如果也象常人夜眠晝起，照常過日子，何至睡去不醒。因他終年不眠，熬的頭暈眼花，四肢無力；兼之日夜焦愁，胸中鬱悶，一經睡去，精神渙散，就如燈盡油乾，要想氣聚神全，如何能夠！自然魄散魂銷，命歸泉路了。」唐敖道：「此地壽數如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們自從略知人事，就是滿腹憂愁，從無一日開心，也不知喜笑歡樂為何物。你只看他終日愁眉苦臉，年未弱冠，鬚髮已白，不過混一天是一天，那裡還講壽數。」唐敖道：「可見過於憂愁，也非養生之道。今聽九公之言，小弟從此把心事全都撇去，樂得寬心多活幾年。」

又走幾時，到了巫咸國。把船收口。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去賣。唐敖因肚腹不調，不能上去；多九公向來遊玩，原是奉陪的，今見唐敖不去，樂得船上養靜。唐敖悶坐無聊，來到後面舵樓，四面望一望道：「請教九公：那邊青枝綠葉，大小不等，是何樹木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大樹是桑，居民以此為柴；小樹名叫木棉。此地不產絲貨，向無綢緞，歷來都取棉絮織而為衣，所以林兄特帶綢緞來此貨賣。」唐敖道：「小弟向日因古人傳說：『巫咸之人，採桑往來。』以為必是產絲之地，那知卻是有桑無蠶。可惜如此好桑，竟為無用之物，舅兄此去，貨物可能得利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當初有人來此販貨，如財運亨通，竟可大獲其利；因木棉失收，國人無以為衣，絲貨一到，就如得了至寶一般，

莫不爭著購買。近來此樹茂盛。來此販貨的不能□分得利。但木棉究竟製造費力，兼之此地不善織紡，如有絲販到此，那富貴之家，或多或少，也都出價置買。就只利息不能預定，只要客販稀少，也就獲利了。」唐敖道：「偏偏小弟今日患痢，不能前去一看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貴恙既是痢疾，何不早說？老夫有藥在此。」即取一包藥末道：「藥引都在上面，按引調服，不過五六服就可痊癒。」唐敖隨即照引服了。當時林之洋也就回來，談起貨物：「原來此地數年前外邦來了兩個幼女，帶了許多蠶子，在此養蠶織紡，連年日漸滋生；本處也有人學會織機，都以絲綿為衣，俺們絲貨雖不獲利，還不虧本。喜得前在白民國賣了一半，存的不多，再耽擱兩日，就好出脫了。」安歇一宿，次日仍去賣貨。

唐敖又把藥末用了一服，竟自痊癒，著實歡喜。來至後面，再三拜謝道：「九公此藥，不啻仙丹，是何妙品，如此神效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老夫高祖母常患此病，我曾祖百般醫治，總不見好，後來虧得割股煎藥，才能脫體。過了幾年，我高祖母年已六旬，又患此恙。因素日曉得我曾祖為人最孝，恐有割股等事，到了煎藥時，總要親自過目，方肯下咽。後來日重一日，我曾祖無計可施。因敝處有座大山，名叫小方丈，恐有仙人在內，於是赤足披髮，一步一拜，來到山上，叩求神仙垂救，情願減壽代母。如是三日三夜，水米不曾沾唇；到第四日，有個漁翁傳了此方。一連進了五服，這才痊癒。又活四□年，到了一百歲，無疾而終。所以此方流傳至今。」唐敖道：「九公令曾祖既割股於前，又叩壽於後，如此孝心，自然該有神仙傳此妙方。既這等神效，九公何不刊刻流傳，使天下人皆免此患，共登壽域，豈不是件好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我家人丁向來指此為生，若刊刻流傳，人得此方，誰還來買？老夫原知傳方是件好事，但一經通行，家中缺了養贍，豈非自討苦吃麼？」唐敖搖頭道：「那有此事！世間行善的自有天地神明鑒察。若把藥方刊刻，做了偌大善事，反要吃苦，斷無此理。若果如此，誰肯行善？當日于公治獄，大興駟馬之門；竇氏濟人，高折五枝之桂；救蟻中狀元之選；埋蛇享宰相之榮。諸如此類，莫非因作好事而獲善報，所謂：『欲廣福田，須憑心地。』九公素稱達者，何以此等善事倒不修為？即如今曾祖以孝心感格。而得仙方之報；今九公傳了此方，又安知不別有富貴之報？況令郎身入黷門，目前雖以舌耕為業，若九公刻了此方，焉知令郎不聯捷直上？那時食了皇家俸祿，又何須幾個藥資為家口之計呢？」

多九公點頭道：「唐兄賜教極是。日後老夫回去，定將此方刊刻流傳，並將祖上所有秘方也都發刻，以為濟世之道。就以今日為始，我將各種秘方，先寫幾張，以便沿途施遞，使海外人也得此方，豈不更好！」唐敖道：「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九公既發這個善心，日後自有好處。請教此方究竟是何妙藥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此方用蒼朮米泔浸，陳土炒焦，參兩；杏仁，去皮尖，去油，貳兩；羌活，炒，貳兩；川烏，去皮，麵包煨透，壹兩伍錢；生大黃，炒，壹兩；熟大黃，炒，壹兩；生甘草，炒，壹兩伍錢；共為細末。每服肆分。小兒減半。孕婦忌服。赤痢，用燈心參拾寸煎濃湯調服；白痢，生薑參片，煎濃湯調服；赤白痢，燈心參拾寸，生薑參片，煎濃湯調服；水瀉，米湯調服。病重的不過五六服即愈。但燈心、生薑，必須照方濃煎，才有藥力。」把方寫了。唐敖接過，看一看道：「小弟每見醫家治病用大黃數錢之多，仍不中用；何以此方只消數釐，就能立見奇效？可見用藥全要佐使配合得宜，自然與眾不同。」說著閑話，忽然想起駱紅蕖所托的事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